



第一二九五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學	檀	忠	文
古	園	介	
緒	燼	忠	
言	餘	集	
	集		

明 婁 堅撰……………一	明 李流芳撰……………二九三	明 周順昌撰……………四一一	明 范景文撰……………四三九
	清 周靖編……………四一一	清 范鎮秀編……………四三九	清 王孫錫編……………四三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學古緒言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學古緒言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學古緒言二十五卷明婁堅撰堅字子采長洲人隆萬間貢生早從歸有光游明史文苑傳附載有光傳中稱其與唐時升程嘉燧號練川三老又與時升嘉燧及李流芳號嘉定四先生然嘉燧以依附錢謙益得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緒言

名本非端士核其所作與三人如薰蕕倚玉未可同稱至三人之中時升流芳雖均得有光之傳而能融會師說以成一家言者又當以堅為冠蓋明之末造太倉歷下餘焰猶張公安竟陵新聲屢變文章哀敝莫甚斯時堅以鄉曲儒生獨能支拄頽瀾延古文之一派其文沿湖八家而不勦襲其面貌和平安雅能以真樸勝人亦可謂永嘉之末得聞正始

詳校官監察御史

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璣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張信

之音矣王士禎居易錄嘗稱其長慶集序以
為真古文今觀是集大抵具有古法不但是
篇士禎特偶舉其一也乾隆四十五年五月
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錄言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錄言卷一

序十二首

明 婁堅 撰

重刻元氏長慶集序

序者敘所以作之指也蓋始於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
以較書為職每一編成即為之序文極雅馴矣左思既
賦三都自以名不甚著求序於皇甫謐自是綴文之士
多有託於人以傳者皆汲汲於名而唯恐人之不吾知
也至於其傳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讀有繕寫
而重刻之則又復序之是宜敘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
之述者非追論昔賢妄為優劣之辨即過稱好事多設
游揚之辭皆吾所不取也唐之文章至元和而極盛矣
元白二氏創為新體以相倡和各極才人之致皆以編
次於穆宗朝題曰長慶集惜其傳之久而不無漫漶以
謫也馬異甫從予遊未冠即好古文辭嘗徵募工合刻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錄言
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錄
卷一

二

以行於世而尤以微之之文世人知愛之者尤少乃刻自元始而以序見屬予觀微之序樂天集稱其所長可謂極備而卒未嘗求敘於白者豈自越移邪以至於卒官之日年僅踰艾將有待而未暇歟後白為銘墓而終亦不序其遺文何歟當白在潯陽元在通州時其寄詩往復之書固已畢見其所志矣則雖不為之敘可也世所傳集刻於宋宣和中建安劉氏收拾於缺逸之餘功已勤矣然考唐書藝文志元氏長慶集凡一百卷又小集十卷而所與白書自敘年十六時至元和七年有詩八百餘首凡十體二十卷七年已後又二百五十首此其二十餘年之作也計其還朝至歿不知復幾百首今已雜見於集矣而古詩不過百三十餘律詩不過三百餘共三十卷又他文三十卷類次既非其舊卷帙半減於前蓋詩之亡者已不翅如其所傳則他文之不見於集者又可知也嗟夫昔之君子所以疲耗心力於言語文字之間者蓋多以不為時用而優游於筆硯以舒寫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錄
卷一

三

其感憤無聊之意故其文之多且工若是士之淺陋不學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幸而得志於有司則又自多其才以謂雖不學而可試於用反詆好古之士為濶遠不識時務及其見於行事苟且減裂無足怪者間或沾沾焉欲以言語自見則皆浮游無用之辭耳夫孰知文章為經世之大業哉如元氏者世多譽其為人蓋摧折困頓之餘躁於求進比之樂天慙矣然吾以其言求之知其卓然有可用於世者未嘗不為之數惜焉至若巽甫之用心於斯文旁搜博采苟力所及殆無一字之遺且為考其歲月而附見當時之事不亦已勤也歟

白氏長慶集序

白氏集較刻完而巽甫復屬予序其端予曰白之所以為文者元序之詳矣子之合刻二氏者簡已具言其槩矣竊嘗尚論其世以謂二君子當元和長慶之間以才力敏贍相敵相推無偶不和少或二韻多至千言實詩人次韻之所從始其於作者之指無所不窺而尤以杜

子美為宗師雖渾涵雄偉未足庶幾要為能言其所欲言矣觀白公之所以自見其意者尤在於諷諭樂府諸篇則夫以聲調格律而論其高下者亦未為深知之者也世徒知論公於出處之際蓋進而幾於大用者屢矣而公每徊翔容與終於乞身以行其志雖以牛李之相軋公居其間頗不為李所容而卒能不受其禍以是為達人之高致而至於公之忠誠鯁亮敢於劄上而切於論事必不能以一毫之嫌阿少徇乎人者雖時見於言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齋

四

語文章而世能知之者鮮矣抑吾於公尤自有感也當公之退居於洛裴晉公方留守東都數與同詩酒醺遊之樂歡然無間吾意如晉公者即微之尚存必不以元故有纖芥於樂天也李衛公一與牛隙遂至不欲見公詩文且曰見便當愛此豈宰相之語哉蓋於是益知晉公之賢遠於人矣予又以為非公恬於進取或以楊李之援驟見用於太和開成則會昌之世亦或有不能自全者矣公嘗有詩云麒麟作脯龍為醢何似塗中曳尾

龜早退先知非徒言之實允蹈之終唐之世獨公以賢達見稱有以哉故予嘗謂士大夫若能為公雖微之之構於裴愚黯之憾於李公皆與厚善而不能為之累而為大臣者但當若晉公之休休毋使賢達如公而亦不免於見忌則予所以序斯文之意也萬曆丙午孟秋序

讀史商語序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齋

五

崑山王駕部淑士自南都還示予讀史商語俾一畢其愚蓋君在郎署時曹務頗簡意不欲以江山之勝博奕讌遊之歡而虛耗其心力也於是日偕其同志以讀史為事至秦漢而下訖於五代之季必先求之正史而參以司馬氏之資治通鑑錯綜其說而折衷之日有記月有編其考據詳而核其持論確而平其剖析簡而辨予既受而卒業竊喜學術久壞之日猶及見士大夫能留意經世之學為世鍼砭而稍起凋刻無用剽竊無根之沈痼豈非衰晚之厚幸歟乃為叙之曰古今之變聖人之所不能違也而史於是為馬重固得失之林而法戒之

所從出也史蓋莫備於周既經秦火而其書不盡傳漢初藏於民間者相繼復出於時老生宿儒往往亦口傳筆授若春秋一經而公羊穀梁左氏專門之學凡三家並行於世非周監二代一何文之郁郁若是盛哉遽固以降何代無史氏何國無史書至天下分為南北而史益踳駁然至於今而猶得論其世者固賴夫史之各有傳也是故勝國之緒餘而興王必垂紀錄前人之臧否而後嗣亟為之敘次懼夫跡之湮而遂至於無可考耳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錄言

六

此誠王者所以垂憲百代之深意也顧其時代漸遠卷帙寢繁即使家有其書或不暇於徧觀又況其書尤不易得也哉通鑑之書會粹衆史而更定為紀年一編縱橫貫穿一覽瞭然而學者欲知古今之變亦賴以有考矣其後儒者爭務標榜而高談性命以為多學而識仲尼所非吾第求得其本而萬事理矣一倡羣和至於今日益趨苟簡成敗無考於前而是非紛出於臆獨於經義更好為新奇背經叛聖幾乎不知所云而世且目無

鹽以西子識者憂之雖有資性警敏頗知涉獵古今者而其力固未暇也不過以資其談言潤其手筆而已而實無可施用用之則必至於債事益頃已微見其兆矣豈不可數也哉予憺且駕每顧影自慙所幸不為世用得藏其拙然數為年少有志者言之且以為勗今者商語之編一出向之沈痼其有瘳乎顧復念士人之習必由科舉而程試之文必由主司安知世無大人先生傷今文故而惕然有生心害政之憂言之於朝廷仍還經義五題之舊使其一日之力無憂於不給而考文章者必先於論策之文觀其識四六之文觀其學而經義則但以理為權衡不必于繡其筆悅也庶幾豪傑之士乎自奮勵濯磨為有用之學而文詞之高雅亦可以無規於前代不亦勸學之盛事歟則斯編也雖謂之才士之鳴矢可也

麗句集序

友人許君伯隆以博覽強記有聲江南北久矣昨歲之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錄言

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錄古
卷一

暮復自黃州東下示予以所纂麗句集屬為序之蓋上溯秦漢下逮隋唐其披攬博而詮擇精間以積日力幾何而成僅數月耳微獨才敏而功專良由途之熟也故力有餘鑒之明也故緒易就如予者年踰七十則舊學已荒性耽暇逸而腐毫久謝且幼之所聞蚤已成癖時之所尚或匪同塗雖欲質疑將無名聞歟夫四六之文濫觴於後漢而瀾倒於六朝以故實為鋪張差得炫其浮藻以援引為規切或未忤於編東代以相沿久而益敏嗟乎此武侯出師二表彭澤歸去來詞所以超然獨邁於流俗者也自後唐宋之初皆接踵前靡逮貞元中昌黎倡為古文柳李皇甫和之而遠紹秦漢之作天聖中歐陽變其少作三蘇曾王繼之而復尋中唐之緒顧此非所論於儷偶之文也如以菁華藻麗而已凡伯隆之所詮擇皆其尤也雖然即以四六言之韓歐諸君子之作不迥異於時之人乎予考歐之初登第也所為投謁陳謝之篇數華振響蓋極追尋已乃盡出於馴雅至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錄古
卷一

小字錄補序

其稱蘇氏父子能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正恐此後無復能繼且以前後得相及為幸此豈過為譽而重自暴哉蓋於斯文有深憂焉嗟乎文之敏於前代也以浮以靡而其敏於今日也以質以麗獨四六之文猶為去之未遠蓋其在儷偶音響之間乎今者伯隆之編出譬之採明月於碧海鮮有類焉抽上乘於列駟無或蹶焉其為摭華者搜材也可謂鉅且麗矣功不亦偉乎若夫溯流而窮源得魚兔而忘筌蹄是在善讀斯編者而已

余友沈公路自頃歲積病無復當世之意若遂忘其疇昔之勤者以為今日所須唯藥物耳而草木性偏吾疾而既偏矣豈宜力與之爭其唯作無益以悅有涯乎嘗一寄情於絲竹焉初若有適久之則又惓然悟曰此所謂益多者也欲以藥吾偏而藥之偏愈甚求其若存若亡可作可輟而聊以寄吾心者獨書而已往往客至語合以忘其病去則澹然獨居發篋陳書而婆娑其間少

疲即又置之以為常無幾何而蟲天志成矣又未幾而纂小字錄補有向之適而無其勞徐徐于于飲噉有加而霍然可知也予以謂君之為此編非獨以廣異聞而已凡人品之高下與時事之得失而興亡之鑒戒亦畧見其概焉嗟乎父母之生子也甫三月而命之名年十六而又有字以尊其名自童子而漸教之以成人之禮蓋如此也當夫乳哺孩提之日顧之復之不勝其愛憐之也而別命之小名子未有知也聞呼其名則應之以笑至於能言而唯阿能行而步趨且教之誦詩教之舞勺舞象愛彌深則誨彌殷而防閑之彌切夫豈獨曰吾幸有子焉而已吾父吾祖之幸有後焉而已不忍其賤且貧也則祝之以貴富其幸而遭時也則又望之譽聞彰而功烈著唯恐其一失足而陷於不義以為父母羞斯尤君子之異於庸衆人也而為之子者亦必思其所報也鼎食不足以為養公卿不足以為榮而必且貽之令名卓然與流俗異趣而後可以無負於吾親此人

子之大孝也蓋自童穉而逮於衰老中間所蚤作夜休以自斂於時以有傳於後未有不命名名始矣其尋常無聞與鳥獸草木同朽腐者蓋不足論也夫孰使百世而下誦其言語考其行事而想像如景星慶雲和風甘雨海涵而岳峙者乎又孰使聞其姓名則唾且罵迹其所為如封豕如長蛇如妖狐射工猶忿忿為當時之人怒目而切齒者乎嗟乎賤不如貴貧不如富夫非恒情也歟而及其變也富乃不如其貧貴乃不如其賤是以君子必顧名而思義也而沒沒者乃謂不能垂芳亦當遺臭一何不愛其名之甚也夫獨非人子乎哉昔者夫子之論孝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蓋其所不憂有大焉者矣是可以為孝矣若夫公路之意以為疾吾無如之何也有慎之而已所以慰二親於地下又孰為大乎名乎名乎可不慎乎此其所以補是錄之微旨也吾行當見子之疾雖勿藥可馬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錄下
卷一

三

沈行叔年甫踰冠而富有六書之學其所剖析務極於微眇上邈篆籀下逮隸分有邊必收有蓄必奇嘗得元人鄭子經行極一編有當於心將刻而公之同志猥以序見屬書凡五篇予得而論次其概焉首言至樸原始也而所列十三人下逮伯高君謨同稱作者疑非其倫壁藏古文豈無雜揉何知尼父緣飾為之比于盤銘所未見也李札墓碣豈其然乎其次書要著法也而篇首諧聲意在尊元訓纂滂喜於法無當書衡較近包蒙吾不知其要也又次造書似與前二端複采摭往籍摹擬成文設為問荅竊比于雲又次古學觀其持論獨於北海碑記嘗以作俑創為此論良所服膺然實是僧懷仁高正臣始也虞歐及褚自晉而變各擅厥長未可輕議張草顏正誠務極筆勢不拘晉法而自臻其妙蕭陽以飛白作草亦旭素渴筆之遺也曾見數帖筆似勁耳結字豈能望素奴僕之請得無過歟南宋而後何足置評最後天五衍極所由名也其論石鼓夾漈是憑刀漆之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錄下
卷一

三

辨可垂後來若夫用筆執筆謂篆用直分用側隸乃間出是固然矣而寸以內字法在掌指寸以外字法兼肘腕尤極分明閣帖之辨於好事家眯目庶有瘳乎鄭之此書文辭頗簡得劉之釋其用乃弘行叔以為世人侈言博洽而問之六書茫無所解使家有是編人知書學亦可無以淺陋譏矣然而好古之士或遂欲以篆籀之文入之今隸是猶却胡床而還席地脫巾帽而冠竹皮無乃生今反古有戾同文之化乎

徐氏宗譜序

吾吳之人以文學為世所推重士大夫仕而登朝有名聲於時者不為少矣然至言世澤故家聚族而居即甚疎遠猶與同其休戚則邑不能數姓族不能過百人也此唯吳為然雖世所號為能文章者欲一見其譜牒而不可得也問之則曰世遠而湮已矣或有以鄰郡邑相識親為同宗則其人非貴即富終不及於賤貧往往反為人所嘲笑友人徐汝益傷之念其世之遠而族屬之

繁也不早為之譜後將遂至於湮乃以再從父原和先
生之命倣蘇氏族譜而敘之如詳集錄累世所得錫命
之辭與夫碑志之文悉附於後而又以平日誦讀所得
自中材而下皆可使口誦耳聞而入者上自經史而下
逮於當世凡一言之合咸錄而傳之永以為子若孫訓
且以自見其志亦良可尚已蓋予嘗深思其故以謂吳
人之不能聚族者非其性然習俗使之也俗之失有二
曰鄙曰奢奢則不務脩乎分故益冒於利鄙則不務潔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錄言

志

論語駁異序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錄言

五

祠堂在遺第左偏歲時嘗再合饗必以宗子主之諸父
雖耄老遂遜陪其後唯謹每歲之朝宗子者必蚤作而
待事及禮成諸父必先升宗子之堂行賀歲禮然後還
受宗子之賀蓋邑唯徐氏一姓能如是而已今汝益又
能為之譜以遺於後吾知徐氏之族不湮矣敬為序其
端以致欣慕之私焉且曰自徐氏而及於邑之人自一
邑而及於凡吳之人庶有興乎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吾
以此徵之矣

夫學孔氏者必之乎論語論語之書皆聖賢所與問答
平實切近之旨不可以玄遠求也生乎夫子之後而尊
信其遺言以教於後世蓋孟氏其醇矣然其詞旨激昂
尚有類好辯而求勝者況於近代儒者乎至宋之以一
家之疏導之以求用之途則已離沉復駁其舛也而目
為才偉其得也而矜為巧則彌甚其又可望於雅馴耶
友人王辰玉傷之以謂紛紛之是非其卒無定乎抑自

有是非之至者乎嘗試虛心而思之唯至當之求焉凡世之好為異者吾不暇縱與之辨也必也姑極其謬悠而徐以一言駁正之庶幾盲者瞻寐者覺其不復墮于廣莫之野入於叢棘之林而徐行於方軌之塗必矣于是偏聞諸家之言或得其解矣而世未必知也則揭而行之或妄為解也而衆且同眩焉則難而絕之至所自得亦時附見於篇末方具草而疾作病三年而竟以天臨歿以屬其子時敏曰此吾志之所存也以一葦而障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錄言

五

狂瀾其克濟乎雖草瓶未成汝其問序於吾友刻而存之以俟夫真學孔氏者予既受其書反覆觀之喟然廢書而歎以今政教休明俊民用章而學術文章之敝乃似日趨於妄庸者何哉將孟子之所謂生心亂政殆空言歟不然則學道用世之君子其果能勿憂也歟如君之汲汲乎憂孔孟之將墜當世宜有賴焉顧其所確然自守者欲以一言自見其意而尚未克也豈不可惜哉論語之終篇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有能因是書以知

君之言亦可以得其為人之概矣或有語其子孟橫而藏之必俟夫能知者而後出焉殆非君之所以汲汲之意也夫德不孤必有鄰紛紛之論或於是馬定容可以厚誑當世也耶

重較四書集註序

太倉金氏績較刻四書集註而王太常敬美先生序之大抵言近世無復小學故多不得其句讀音義而嘉績之獨勤於是書也自歲壬午距今三十年所板刻漫漶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錄言

五

而讀者或續訂其訛舛復得數條於是邑人周繼虞輒改定而重刻之來以序請予於宋之說經者得二人焉或盡廢專門之學創為獨斷而當時遂用以取士者王介甫之新學也或頗本師承之緒自許折衷而至今行之不廢者朱元晦之集注也蓋介甫以得君顯當時之不與者衆故驟行而旋廢元晦以講學名其徒之推崇者力故派遠而彌彰亦勢之所趨也間嘗讀王洪範傳竊以為非苟然者思一見其全書而不可得而睹國儒

者若吳幼清金吉甫皆號為精詣其說時與朱相出入
蓋有助焉而世亦莫之講也昔者聞通儒之論以謂聖
人之經宜存衆多異同之說以待讀者之自得且漢人
去古尚近學有承受其說決不可盡廢當國初儒學之
臣不能將順明主之德意而狃於所聞一切抹殺此與
介甫之新學何異今之舉子業自當以朱傳為宗若好
古博雅之士似宜斟酌古今之間不容守其固陋而已
世有雙較漢唐之遺文如金氏周氏之於是書者予雖
老矣猶願執筆而陪其後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錄言
卷一

歸太僕應試論策集序

昔人之論謂晁董公孫皆有科舉之累然則應試之文
其皆不足以語於古歟予以為苟得古人之意雖降而
應試不害為古不然即規摹秦漢要為世俗之文耳文
章自漢東京漸以衰弱迄於唐宋作者再振起之其才
氣之秀傑與所自得於古豈減賈馬二劉揚班之儔哉
而或者乃謂古文之法亡於韓不知彼所謂古者何等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錄言
卷一

也蘇氏之譏陋於文而劣於識目以兒童信非過矣晁
山歸熙甫先生少而邃於經術於注疏無所不讀厭薄
時之文力追大雅尤好左氏太史公書平生丹鉛其旁
提要鉤玄不啻數本雖繁簡少異要於先求指歸次及
菁藻而唐宋六氏之作則皆所沈浸而取裁也間語其
門人吾久不讀歐蘇文輒自謂庶幾及取讀之不覺瞠
乎後矣然至其得意於曾王亦不多讓焉又言吾為舉
子業信筆縱橫而世多以為奇至為古文辭必謹於程
度不敢少自弛顧其深知我者舉世僅數公而已先生
嘗為人序其文中有妄庸之譏或曰妄誠有之未必庸
也先生曰子未之思耳唯庸故妄唯妄益庸聞者莫不
心厭焉當是時吳之以高文稱者曰王司寇元美其始
不無異同及歸自留都從其家求畫像摹為小幅系以
傳贊屬予書之蓋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子豈異趨久
而始傷而司寇季子時為予言公之歸也嘗讀蘇應詒
諸篇顧語之曰此乃可謂策耳吾晉楚錄文豈能及哉

予以是數服司寇晚年識益高而心益下蓋如此而世之君子或未必知之也先生之從季弟有達非聞甫嘗

粹其應試論策若干首刻而傳之而其孫昌世文休甫

謂余居常服膺先生之文於今時特為真正又所聞於

其門人者頗詳因屬為之序夫先生之所自得於古而

予之獲聞緒言畧窺見其概者蓋古文辭非科舉之文

也顧其時出緒餘以應有司之試者要自超然亦不同

於流俗人之作矣父執傅士凱張茂仁兩先生嘗見語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錄言

主

曰吾師之論秦伯至德聖人之心無窮場屋之文未有

其比若其縱談理學出入於南宋諸儒會通其說而發

之以汪洋超忽殆得之莊子他人莫能企而及也又曰

先生少嘗就試論表安任隗自言學未成史書未淹貫

不能破的而世已爭傳誦之況其得之審諦者乎又況

其他文之高雅者乎竊念予即有論說不足以盡先生

而私喜其姓名得附見于茲集則姑述夙昔所聞以復

於文休庶幾以俟後之君子當有讀是集而悠然會心

識其與時之人異者若其終以襲積故實瑣繪語句為工則斯文雖勿刻可也

石巖先生澹語序

老子曰道之出口澹乎其無味夫無味也而猶言之所

謂強而名之曰道也吾夫子不云乎予欲無言又曰吾

無行而不與而釋氏之書亦稱默然無言是真實不二

法門然則詞彌繁意彌廣其皆道之所不存歟雖然以

言語文字求之即單詞片語要為賸耳若夫領之於心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錄言

主

措之於躬由博而之乎約雖洋洋纔纔安在其不為澹

乎論語記孔子之答問可謂要言不煩矣顧其詳乃在

於刪述六經而要歸於平實所以為儒者宗也君子由

之上而達於道小人由之下而達於詘詘之所不可知

不可言者道也以俟能者從焉固不容誣也此夫子無

言之指也老氏之玄蓋為尹喜著書所言皆道德之意

進乎詘矣不然彼獨非孔子所從問禮者耶若釋氏之

沈洋宏肆崇虛者溺之執有者非之而儒之能通其說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錄言
卷一

三

者至謂與易論語合然則離之而三可也合之而一可也其為六經耶五千言耶十二部耶靡不味其腴而未始不合於澹以不言言之以無味味之門戶不分諍論不立而道乃玄同矣石巖先生之為是編也由孔氏而之於二氏蓋舉世之能為言者皆咀嚼而飫其膏矣然後疏其所自得以記於大方名之曰澹語而屬為序之予以謂調五味而侑五齊斯亦味之美已而必曰大羹玄酒云者為其未離乎味也口用是爽醇用是醑矣則莫若澹然一派之於無酸醎甘苦曾莫得而名之而猶說說焉號易牙以羞於人者吾知先生之所必不許也

北海集後序

代

自昔以文章名世而傳於後者或終老無所遇即遇也或連蹇不得志以歿其幸而進用舉世望之以為顯榮雖其人亦自謂遭時而中所蓄積果獲自效於用者不亦鮮哉豈立功與言固不可得兼歟夫古之君子修之於身見之於行事發之為言語文章一而已矣其君知

欽定四庫全書

學古錄言
卷一

三

之與之儕者能容之吾何敢負也於是焉不得已而功成君弗知也與之異而擠排之者眾也無所望於進而思有所垂於後於是乎不得已而言出豈有二哉自科舉之學興而士不必有其志言不必施於用其法屢變而屢窮薄詩賦而求之以明經以論策似也而士且日趨於苟簡以徼幸一日之遇其平居相與疲精竭思以為之者一遇於時而皆置之於無用即有過人之才非蚤獲自見又幸為詞學之臣者其無乃以政學乎雖遇之早矣進而窺金匱石室之藏矣其用與舍未可期也若上方嚮用而用之未盡其才乃又以中道天闕者攬其遺文豈不深可惜哉故禮部尚書北海馮公弱冠登朝及強而貳冢宰分別賢不肖以肅吏治以佐天子惠養元元又先後數考文章登用俊良備朝廷器使世咸以為能舉其職上方將用公於調變而公不及待以歿矣當公在經筵欲借講說以規切時事上自戰國下逮東漢之季為通鑑直講一編反覆諄切其言簡而明讀